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一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七八一七次会议

2016年11月21日星期一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塞克先生	(塞内加尔)
成员:	安哥拉	吉莫里埃卡先生
	中国	申博先生
	埃及	阿布拉塔先生
	法国	德拉特先生
	日本	别所先生
	马来西亚	易卜拉欣先生
	新西兰	范博希曼先生
	俄罗斯联邦	萨夫龙科夫先生
	西班牙	奥亚尔顺·马切西先生
	乌克兰	叶利琴科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里克罗夫特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鲍尔女士
	乌拉圭	罗塞利先生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苏亚雷斯·莫雷诺先生

议程项目

中东局势

秘书长关于安全理事会第2139(2014)、2165(2014)、2191(2014)和2258(2015)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S/2016/962)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0506)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16-39408 (C)



无障碍文件

请回收



上午10时0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

秘书长关于安全理事会第2139(2014)、2165(2014)、2191(2014)和2258(2015)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S/2016/962)

主席（以法语发言）：按照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邀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下列通报人参加本次会议：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调员斯蒂芬·奥布赖恩先生和世界卫生组织驻叙利亚代表伊丽莎白·霍夫女士。

霍夫女士今天在大马士革以视频会议形式参加今天的会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谨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S/2016/962，其中载有秘书长关于安全理事会第2139(2014)、2165(2014)、2191(2014)和2258(2015)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我现在请奥布赖恩先生发言。

奥布赖恩先生（以英语发言）：在我们本月再次举行会议时，阿勒颇和叙利亚各地平民的苦难依旧深重，丝毫没有减轻。恐怖现已成为常态；在世人眼中，当前的暴力与破坏程度似乎对叙利亚和叙利亚人民来说是正常的。每个月我都向安理会报告说，叙利亚人民所遭受的恶行已严重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一个月后回到这里的时候，我新通报的情况却很可怕，人的苦难更加深重，情况令人震惊，难以置信。

作为一个人，我感到束手无策，但同我的同事一样，我来到这里，是要以专业、客观的态度通报

情况。我曾希望今天要说，上个月我已经把情况都摆在桌面上了，坦率地说，局势仍然十分可怕。情况就是这样。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感到耻辱，因为我们没有采取行动阻止毁灭阿勒颇东部地区及其民众和叙利亚其他大部分地区的行为。对于我上个月提出的所有事实和报告（见S/PV.7795），本会议厅内外没有任何人对其中任何内容作出修正、限定、否定或证明是错误的。我当时的发言详细说明了阿勒颇发生的客观现实情况。那时的希望是，我和其他人提出的主张是要求理性和人性能够占上风，根据无可争议的明确事实——虽然有时候听到事实、甚至尴尬的真相令人不快——来提出报告可能会产生影响力。当时存在一丝希望。10月18日，俄罗斯和叙利亚单方面停止对阿勒颇东部地区的空中轰炸，最初定为持续72小时，但超出了说明的期限。我们上次于10月26日举行会议时（见S/PV.7795），我对俄罗斯联邦和叙利亚政府当时暂停空袭表示欢迎，但是成员们会记得，当天并非安理会所有方面都听到我表示欢迎的话。

一天又一天，甚至一个又一个星期，阿勒颇东部地区的暂停空袭在持续。阿勒颇西部地区的情况不是这样，非国家武装团体向该市西部的平民地区发射了数百枚迫击炮弹。如果所有各方都有勇气停止对阿勒颇的所有攻击，今天举行的可能是不同的通报会。但我不能这么说，因为——人们几乎无法相信——现在的情况更加糟糕。令人遗憾的是，在过去一个星期，我们看到对阿勒颇和周围农村地区发动了凶猛的军事侵略，对平民造成真正毁灭性的后果。阿勒颇东部的停止空袭被打破，该市及其居民再次面临死亡和毁灭。据报道，11月15日，叙利亚政府部队再次开始向非国家武装团体控制的阿勒颇市各地区发起了激烈的空袭和炮击。为了保持准确性和完整性，我要在这里报告，俄罗斯联邦一再声称，其空军仅恢复对伊德利卜和霍姆斯实施空袭，并未对阿勒颇东部进行空袭。

自上星期二以来，对阿勒颇东部的轰炸还没有停止。过去几天，有报告指出，对阿勒颇东部的猛

烈攻击造成数百名平民死亡、受伤或受其他影响。据报道，急救人员在Al-Sukkari区搜索幸存者时，发现一些家庭全家人被埋在废墟之下。阿勒颇整个东部地区遭受袭击之后，住宅建筑中发生火灾和住户气体泄露事件。据报道，至少10个居民区内有人死亡。截至昨天，阿勒颇东部地区几乎没有任何在运作的医院能够治疗那些逃脱死亡的人员，因为所有的医院都被炸成废墟。

与此同时，据报告，自11月1日以来，非国家武装团体不分青红皂白地向阿勒颇西部发射了350多枚迫击炮弹和火箭弹，造成60多人包括妇女和儿童死亡，350多人受伤。在周末，非国家武装团体用迫击炮弹和火箭弹袭击了阿勒颇西部Al-Furqan地区一所学校，据报炸死8名儿童，另有数人受伤，当地大学也遭到炮击。总的来说，过去几个星期中，由于非国家武装团体进行炮击，造成阿勒颇西部约25000人流离失所。我要明确指出，我们不只是看到阿勒颇暴力行为卷土重来。它与以往不同。过去一个星期中对平民发动的攻击是一场无情、不人道袭击中又一次为人不齿的行为，它并非不可避免，令人心碎。冲突各方——所有各方——都选择这样做。付出代价的是平民。

自7月份以来，由于叙利亚政府及其盟国实施围攻手段，有27.5万名平民被困在阿勒颇东部。俄罗斯和叙利亚开通了走廊让平民离开，但据报道，这些走廊并不安全，或者被认为不安全。还有报告称，阿勒颇东部的非国家武装团体阻止那些希望离开这个城市的民众这样做。阿勒颇东部的人道主义状况已经从糟糕变为可怕，现在人们几乎无法在那里生存。11月13日，分发了世界粮食计划署提供的最后一批口粮。在7月份联合国的准入被切断之前，已经预先作了装备，将分发口粮拖得尽可能长久，但现在口粮已经告罄。目前只有来自当地非政府组织的一小部分余留口粮，市场上的食物稀缺，价格暴涨。据报告，大多数居民区没有燃料和煤气供烹饪食物。这导致各种消极的应对办法，人们减少膳食，为了喂养儿童而限制进食。

除了食物和药物数量有限，不满情绪也日益加剧，据报，上周发生一些抗议腐败和垄断货物的现象，有些抗议中发生暴力，表明被困的公民极度绝望。除了人道主义危机，他们很快将面临一个严冬，无法取暖，缺乏生活必需品。联合国作出了重大、不懈的努力，提供拯救生命的援助物品。我本人向联合国各机构包括国际非政府组织、地方非政府组织所有人道主义援助工作人员、紧急救援人员及其社区和家庭中的人员全心全意、无私无畏的精神表示致意。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这样做，只要他们冒险外出时不会受到伤害，他们甚至冒着残暴的第二轮后续空袭、炮弹的危险或者狙击手故意瞄准他们的子弹，寻找生命迹象，拯救生命。我们要再次指出——他们不是目标。我敦促叙利亚政府让秘书长的内部调查委员会充分准入，让他们进入叙利亚调查袭击人道主义车队的事件，这一事件导致9月19日援助人员在OramAl-Kubra丧生。

我们在大马士革和加济安泰普的团队已向各方提出了一系列的计划，致力于确保提供医疗用品以及进行最紧急的医疗后送。我们随时准备只要所有各方给予安全保障，就立即采取行动。上周向所有各方提出的联合国四点计划包括关键的医疗后送和提供医疗用品。它包括提供食物和其他基本救济物品。最后，它还包括轮调医生，向有需要的人提供援助。阿勒颇市东部留下的30名医生作出英勇努力，从7月份开始不停顿地工作，他们已经精疲力尽，但他们继续在极其糟糕的情况下提供服务。

所有各方都得到了这份计划，我们一直在进行不懈的讨论，以获得他们同意，可以开始工作。但是，激烈战斗的重启令我们达成协议以及向有需要的人提供服务的目标明显遭受挫折。然而我们并没有气馁。尽管发生轰炸并存在各种困难，我们都决心坚持到底。联合国人道主义者和我们的伙伴不会放弃阿勒颇的人民。我们将继续坚持要求各方履行义务，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我们一定要向阿勒颇东部和叙利亚各地有需要的人提供持续不断的人道主义援助。我呼吁所有具有影响力的人

——这是我在外交上必须使用的词语，但是，坐在这张桌子周围以及其他地方的人都知道这些人是谁——尽他们的一份力，以期一劳永逸的制止无谓的暴力循环，结束阿勒颇沦为屠宰场的现象。所有各方以及对它们具有影响力的人都必须立即提供必要的保证，让人道主义四点计划得以落实。

虽然说起来令人费解，但是在今天叙利亚平民面临的恐怖深渊中并不只有阿勒颇东部的民众。我仍然深切关注被围困地点所有人的命运。称为《四城停火协议》的四城停火协议涵盖扎巴达尼、马达亚、富瓦、卡夫拉亚及周围地区，由于这项协议具有以牙还牙、针锋相对的性质，迄今尚未能向这些城镇运送援助物品或进行医疗后送。

1月份马达亚可怕的饥饿致死事件震惊世界，迫使冲突各方允许运送援助。今年2月、3月和4月向四个城镇运送了援助。然而，自那时以来，情况恶化。在六个月时间里，只有一个车队抵达这四个城镇，那是在9月25日。除了没有用品运入之外，需要医疗的人因为不获准离开而正在死亡。自我上次向安理会报告（见S/PV.7795）以来，至少有三个人因为《四城协议》的当事方拒绝允许后送而死亡，如果没有针锋相对的惩罚性做法，这些人原本可能得救。如果这种荒唐现象得不到解决，四个城镇中的每一城镇很快都会有更多人死亡。我敦促对《协议》各当事方具有影响力者，特别是法塔赫军和伊朗，必须尽其所能，争取立即运送援助物品，并让需要医疗的人能够撤离。

我一直呼吁解除所有围困，它们已成为这场残酷冲突中最普遍和最狠毒的问题。然而在过去一年里，我们看到了相反的情况——使用围困，尤其叙利亚政府使用围困的做法大幅度增加，涉及到大量民众。去年的这个时候，被围困的人数为393,700人。六个月前，被围困人数为486,700人。今天，我必须向安理会报告，经过全面审查，我们估计今晚共有974,080人——将近100万叙利亚人——生活在围困之中。新围困地点包括大马士革的Jubar以及

HajjarAl-Aswad、KhanAl-Shi和大马士革农村省东姑塔飞地的多个地区。

围困的做法没有什么微妙或复杂之处。平民正遭受孤立、饥饿和轰炸，被剥夺医疗和人道主义援助，以迫使他们屈服或逃离。这是一种蓄意的残暴策略，目的是为了政治、军事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经济上的利益，加剧人民的痛苦，摧毁并打击无法反抗的平民，而残忍犯下此类行为的一方首先应捍卫和保护自己的公民——所有公民，即使是不喜欢并且与国家及其领导人和政府观点不同的公民。坚持围困的人现在已经知道，安理会显然不能或不愿强制执行其意愿，并且现在不能或不愿就制止他们的步骤达成一致意见。程序给我们的只是面包屑；在安理会举行通报会期间，偶尔允许车队前往一些地方，这种做法是在选择框里打勾，表明我们都在尽最大的努力。但是，身陷围困地点的将近100万叙利亚人不能靠面包屑生活。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现在如何防止将近100万人遭受残酷的集体惩罚，而这种惩罚在全国各地逐月变得更加严重和猛烈？如果安理会不能团结起来结束围困，那么安理会和我们都必须自问，我们今天上午在这里举行这次会议是为了什么。

对民用基础设施——最明显的是对医院和学校——的攻击已经如此常见，令人震惊。此类攻击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其中的一些攻击已经被秘书长称为战争罪，包括在昨天再次指出这一点，并且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指出，有些攻击甚至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这些攻击毫无意义，丧失良心，除了惩罚平民，包括妇女、儿童和体弱者之外，没有任何目的，它们剥夺了留下来的人的生存或重建手段。对学校的蓄意大肆攻击剥夺了数百万叙利亚儿童的童年。仅在10月的最后两个星期，对5所学校的攻击夺走了30名儿童的生命和梦想。10月26日，就在我最近一次作通报那天——当时有人竭力否认所发生的事情，22名儿童和6名教师被杀，当时他们位于伊德利布省哈斯的校园多次遭到攻击。但事实是，有儿童及其教师死亡。死亡、死尸、从温暖的血转为

冰凉的血——无论任何人尝试做什么，死亡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而死亡总有一个原因。

让我们想象一下这些儿童经历的恐怖；想象那些可能在第一次打击中幸存下来的儿童，他们当中有一些人歇斯底里，有一些人被吓呆，接下来是又一轮攻击。今年，儿基会记录到84次对学校的攻击，至少造成69名儿童死亡，更多人受伤。那些幸存下来的孩子——那些梦想成为医生的孩子是什么情况？在叙利亚成为保健工作者是承担危险的职业，甚至前往一个医疗设施也要冒着生命危险。安理会通过了关于保护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和设施的第2286（2016）号决议，但结果是对叙利亚此类人员和设施的保护却很少。

从11月1日至11月18日，有13起攻击得到核实，据报道还有更多起攻击。医院、保健中心、血库和救护车都受到打击。事实是，自5月3日第2286（2016）号决议通过以来，已记录到130多起针对医疗设施的攻击。叙利亚战争已经杀死了750多名医务人员。这是一种令人厌恶的行为，公然无视国际人道主义法赋予医疗保健设施的特别受保护地位，显然是对安理会各项决议的蔑视，在我的通报之后，我的世界卫生组织同事将作更详细的陈述。尽管面临各种挑战和困难，联合国和我们的伙伴仍继续定期每月为该国各地近600万有需要的叙利亚人提供援助。通过从大马士革开展的定期方案编制和跨界活动以及来自土耳其和约旦的跨界援助，提供了这方面的援助。

请允许我简略谈谈跨界活动，这些活动已成为应对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两年多前开始跨界行动以来，联合国已经安排了420个跨界车队，即平均每周近四个车队，提供足够900万人用的医疗卫生援助，包括供200万人用的疫苗；供300万人用的食物，许多是按月供应；供近300万人用的非粮食物品；为250多万人提供水、环卫和个人卫生用品。从土耳其向阿勒颇省、伊德利卜省、拉塔基亚省和哈马省各地区以及从约旦向德拉省和库奈特拉省各地区提供了援助。我们的努力补充了国际和叙利亚非

政府组织所发挥的关键作用，这些组织从各邻国为数百万更多的人提供援助和服务。我们还继续通过空运将援助送到人们手里。自几个月前开始作业以来，世界粮食计划署已经完成了153轮空投任务，在德尔祖尔市上空空投了2815公吨粮食、营养品、保健用品和水、以及环卫和个人卫生用品。联合国还完成了向卡米什里的159架次空运，代表各人道主义行为体运送了5,660公吨的粮食、水、环卫和个人卫生用品、营养、教育、住房和非粮食物品援助，包括61,500份足额口粮。

在我9月初访问叙利亚-约旦边界沿线护堤时，联合国及其人道主义伙伴与约旦当局一起不断努力，确保恢复持续的援助行动，帮助聚集边境、需要紧急救生援助的数万名妇女、男子和儿童。我今天高兴地宣布，安全和其他安排已最后确定，援助行动将于明天开始。我赞扬约旦国家最高层与我本人进行合作，协助在最具挑战性的情况下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令人遗憾的是，我必须向安理会报告，自上次报告所述期间以来，我们机构间车队中没有一个车队能够跨线提供援助。获得跨线通道需要与所有各方进行详细的通道谈判，以确保安全并允许提供援助。虽然我们的主要对话者当然是叙利亚政府，但我们还通过人道主义工作队并通过双边方式，与冲突其他当事方以及对它们有影响的会员国合作，但我们的努力越来越经常遇到拖延、阻拦和拒绝。每个月我们都会遇到需要周旋应对的新的官僚挑战。我们处理了延迟批准、受益人数量受到限制的批准、仓库卡车清点拖延、路线谈判、医疗用品移除或不批准、以及在商定的两步流程之外的额外放行手续等问题。

本月至今，我们三次设法穿越了这些障碍，三次派遣车队援助需要援助的人。其中两支车队都是11月9日前往瓦迪巴拉达，并取得大马士革农村省，于11月17日前往杜马；它们抵了达叙利亚政府的最后一个检查站，然后，叙利亚安全部队、据信是叙利亚共和国卫队当时要求打开并搜查已经通关的集

装箱，这时车队才被迫返回。这显然违反商定的协议，而且可能危及我们的车队和援助工作人员的安全。早些时候，原定于11月1日前往哈马省农村地区 Harbnafseh 的另一支车队在途中遭到亲政府武装分子阻截，也被迫返回。就在昨天，即11月20日，前往霍姆斯省北部农村地区的一支机构间车队无法继续行进，其原因是，在检查站办理行车审批手续时有所延误，另外也是因为最终取得审批手续后，车队所在地区却遭到炮击。

因此，正如我早些时候所说，任何跨线的机构间车队本月都尚未能够运送援助。11月19日之前，我们现在已经四个月没有通过机构间跨线车队为任何人运送过援助。结果是，在我们确实正式获准接近的那些人中，我们再一次不大可能将援助送到多于其中一小部分人的手中。

一系列反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行动也对叙利亚产生了影响。这已导致腊卡省北部地区8000人开始流离失所。随着行动进一步取得进展，我们预计需要为40万人提供支助。在巴布，反伊黎伊斯兰国的行动在该城外仅一公里处展开。据估计，进入该城及周边地区的人数超过10万，拿出更直接的对策应对这一情况的规划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我要明确指出，当人们需要我们的支持时，我们正在工作，并且将继续日以继夜地工作，以便想方设法接触到他们，无论他们是谁，也无论他们身在何地，都要这样做。这并非道德高尚之举；这是我们的工作，但前提是安理会为我们提供这样做的资金，而且我们能够获得安全的准入权。

至于安理会关于叙利亚人道主义局势的各项决议的执行情况，我几乎没有什么积极的内容要报告。空袭和炮击造成越来越多的平民死伤；受保护的民用基础设施被摧毁，其影响今后数年都将回荡谐振。围困在不断扩大，人们在忍饥挨饿。学校和医院遭轰炸。联合国越来越多地受阻，而致无法为亟需援助的人提供援助。

最令人沮丧的是，人类的这场苦难完全没有必要。无论有多大的苦难都不会导致冲突结束。无论有多少军事行动都不会看到冲突结束。正如以前无数次说过的那样，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政治办法。有影响力的人，无论是在此开会的，还是会外的，总有人告诉叙利亚政府，我们是不准备认输的。今晚，你若是阿勒颇一个被吓呆的平民病患，则不必听见贵国政府祈祷援助中的国家主权，以便为利用这种主权轰炸自己的人民和你这个病患辩解。

我受权每月向安全理事会报告安理会关于叙利亚境内保护平民和人道主义状况的诸决议的执行情况。值得郑重重申安理会将近三年前在第2139（2014）号决议中对各方提出的要求，但有人可能再次指责我们是在说教。这些要求包括：首先，立即停止一切形式的暴力；其次，立即停止所有对平民的袭击以及不加区别地在居民区使用武器的行为；第三，立即解除对居民区的包围；第四，立即让联合国人道主义机构及其执行伙伴迅速、安全和不受阻碍地为人道主义目的进行通行，包括越过冲突线；第五，尊重医务中立原则，为医务人员、医疗设备、运输工具和用品，包括手术用品在所有地区自由通行提供便利；第六，保护平民，不对民用物体发动攻击；以及第七，立即停止任意羁押平民和对其施行酷刑的行为。

这是一份既不长也不特殊的清单。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份要求清单，其中的要求既不是不合情理，也不是无法达到。这些都是冲突各方必须如何依照国际人道主义法开展行动的基本要素。其基础是会员国加入和代理人签署的《联合国宪章》以及适用于无论是国家还是非国家行为体的当事各方——叙利亚似乎除外——的国际人道主义法所载的普遍体面和人道这两个最基本的概念。在叙利亚境内，由于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并公然反对和无视安理会的各项决议，死亡、贫困、暴力、饥饿、实施围困战术并袭击平民区和民用基础设施在继续，而且，这些暴行持续不断，施暴者却不受惩罚。

我一再呼吁安理会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来支持其决议，并且在这些决议日复一日地遭到无视时采取行动。事实证明，没有这种支持，空话和决议对叙利亚人而言没有多大意义。若没有安理会各成员的强有力支持，有人将一再逾越红线；国际人道主义法将遭到践踏；也有人将犯下战争罪。而且，直至安理会采取行动，有罪必究仍将是子虚乌有。

现在该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联合国人道主义人员和我们的伙伴将继续尽我们的本份。联合国将从各个角度努力援助需要援助的人。我会报告事实，支持遭受无尽苦难、生活屡屡被毁的人们，让他们能够表露自己的心声，这是我的职责所在。我会这样做，直至安理会决定再次团结起来，发挥集体作用，并下定决心结束叙利亚的这场恐怖。

我听到有人辩称安理会不应通过一项决议，原因是这将“为时过早”。拯救生命永远永远不会为时过早。安理会找到解决这场冲突的办法并结束叙利亚人民的苦难越快越好。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奥布赖恩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请霍夫女士发言。

霍夫女士（以英语发言）：今天，我代表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驻大马士革国家办事处发言。4年多来，我在那里领导世卫组织在叙利亚开展的工作。

由于冲突和暴力有增无减，我目睹了人类最丑恶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我也看到其最美好的一面。首先，我要赞扬世卫组织驻叙利亚工作人员的无私和决心，并赞扬在一线工作的医疗保健工作人员、医疗伙伴和国家非政府组织。他们天天冒着生命危险援助有需要的叙利亚人。看到他们作出的奉献和牺牲，我始终感到三生有幸。

今天能在安理会发言，介绍叙利亚境内的医疗卫生状况及其提出的挑战，我也感到荣幸。

冲突爆发之前，叙利亚有着中东最先进的医疗保健系统。随着该国达到中等收入地位，非传染性疾病正成为主要的健康关切问题。全国疫苗接种率高达95%。叙利亚蓬勃发展的制药业生产该国90%以上的药品，并且将其产品出口到53个国家。

现在，在将近6年之后，情况截然不同。根据联合国的数据，自冲突开始以来，丧生人数远远超过30万，受伤人数超过150万。每个月，在冲突中受伤的人数都上升至30000人。将近有500万人离开该国，而境内流离失所者刚刚超过600万人。叙利亚境内，有135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将近500万人生活在被围困和难以抵达的地区。这些数字触目惊心。医疗保健服务遭到严重破坏。该国超过一半的公立医院和初级医疗保健中心要么关停，要么只是部分正常运作。所有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将近有三分之二离开该国。国内药品生产量减少三分之二，疫苗接种率下降一半。

这对叙利亚人民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他们不再有机会持续而可靠地获取治疗慢性疾病的药品。这些慢性病，若进行治疗，是可控制的，但不治疗，则危及生命。它意味着，未接种疫苗的儿童有可能罹患一些危及生命的儿童疾病，如脊髓灰质炎；在叙利亚，这种疾病在2013年末由于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协调一致的努力而被重新根除之前曾复发过。它意味着，受了外伤的叙利亚人因得不到及时治疗而死亡，或者落下改变人生的残疾。它意味着，孕妇没有机会安全地分娩。它意味着，大量的民众将终身忍受与长期外伤性压力和流离失所有关的精神健康问题之苦。

在叙利亚，袭击医疗卫生设施的事件已再三发生。在1月至9月期间，共有此类袭击126起——所报告的全部袭击中，几乎三分之二都是在有突发事件的乡村。仅在11月份，阿勒波、伊德利布和哈马等省的11所医院遭到袭击，而且有些医院还不止一次遭袭。将医疗卫生设施作为直接的袭击目标是对当今叙利亚的医疗卫生体系最明显的抨击，但还有其他一些袭击，包括由冲突的几个当事方将医疗卫生

设施军事化、将医疗卫生人员作为袭击目标和在许多地区拒绝提供医药和外科手术用品。许多患者简直都怕得连医院或诊所都不敢去，因为他们害怕遭袭击、被拘留或者受虐待。袭击医疗设施和医务工作者，对于他们所服务的社区有着巨大的影响。例如，阿勒颇西部农村地区的3所医院在上周遭袭击之前，它们每月提供1万多次会诊，做1500例手术。

首先，剥夺普通公民获取医疗保健的机会是对人类共同人性的公然冒犯。每个人都享有健康权；这是载于许多国际协议的，包括《联合国宣言》。

第二，这些袭击是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即便在战争中，也有反对这类袭击的规则，载于关于保护国际武装冲突受害者的日内瓦公约。尊重医疗卫生设施的中立性是我们最重要的人道主义原则和法律之一。

第三，这些袭击还代表了一些更深层的东西。我们都有一种感觉，关于为儿童、母亲和残疾人提供医疗保健，有些非常特别——甚至神圣——的东西。当一些为最脆弱人群提供护理的医疗保健设施成为被袭击目标时，有些非常珍贵的东西丧失了。我们不仅侵犯了一项权利，违反了一项法律；我们也失去了人类的共同人性。

世卫组织最强烈地谴责任何当事方，不论其归属如何，袭击医疗保健设施。我们谴责不适当地将医疗卫生设施用于军事或政治目的的做法。作为全球的卫生机构，我们认真地负起我们的责任，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公开抨击这些暴行。我们经常这样做。尽管如此，但我们一再要求保护医疗保健设施和医务人员的呼声还是总被当作耳旁风。

我要强调指出世卫组织及其伙伴每天面临的其他一些挑战，特别是我们在进入难以抵达和被围困地点运送救命药品和补给品方面的困难。对于运送医药供给品和设备，特别是外科手术用品、安全血液和血制品到这些地方，叙利亚政府通常都压着不批。此外，运作环境现在非常危险，以致于许多医

疗卫生伙伴、特别是那些管理着跨界行动的伙伴减少了他们的活动。

阿勒颇是叙利亚苦难最引公众关注的门面。它说明了我们在进入被围困和难以抵达地点方面的难度。有25万多民众被困在阿勒颇东部地区。该地区的所有8家医院一直以来不是陷入瘫痪状态就是仅仅勉强在运作。其仅剩的几位医生也筋疲力竭，全都累垮了。阿勒颇东部地区即将耗尽粮食、水和药品。世卫组织同人道主义伙伴一道，精心制订了详尽的计划，以便将病情严重和受伤的人员撤出并使车队能向阿勒颇东部地区运送供给品。世卫组织正在等待排除所有的障碍，以使它能实施其各项计划。阿勒颇西部地区还在遭受阿勒颇东部地区非国家武装团体的袭击。继不分青红皂白的炮击之后，阿勒颇西部地区的医院挤满了受伤的病人。上周六，当一枚迫击炮弹落在一所学校时，有数十名儿童遇害或者受伤。

2016年，到目前为止，世卫组织已经通过从大马士革跨线运送和从加济安泰普和安曼跨界运送这两条途径，向叙利亚全国提供了900万以上人次的治疗。这些供给品中，有三分之一是运送到难以抵达的地区和被围困地区的。几年来，世卫组织与其联合国伙伴和阿拉伯叙利亚红新月会一道，还是第一次得以作为联合国机构间车队的一部分抵达所有被围困的地区。然而，由于未得到几个冲突当事方的批准，世卫组织未能定期抵达这些地区。对于——主要为了支持外科、麻醉、化验室和精神卫生服务而——将75吨医疗用品运送到这些地区一事，叙利亚政府还压着未批。因此，大约有15万人被剥夺了基本的医疗保健。

世卫组织已建立起一个全国范围的疾病监测系统，以进行监测并对疫情警报作出应对。幸运的是，在叙利亚，并未爆发重大疾病疫情。世卫组织已培训1.6万多名医疗保健工作者，以帮助填补医疗卫生专业人员大规模外流造成的缺口。世卫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始终支持为数百万儿童接种疫苗，以预防脊髓灰质炎、麻疹和其他疫苗可预防的

疾病。我们是在阿拉伯叙利亚红新月会和我们非政府组织的国家伙伴的持续支持下做成这一切的。最后，世卫组织一直在利用其作为卫生部门主导机构的地位始终如一地倡导医疗卫生的神圣不可侵犯，倡导持续进入叙利亚所有地方，以确保民众能有机会获取他们需要的医疗保健。

然而，局势在不断地恶化。世卫组织呼吁安全理事会全体成员利用他们所有的影响力，立即终结叙利亚的苦难。我们恳请安理会批准建立一个系统，以确保冲突当事各方都掌握各人道主义车队和医疗卫生设施的具体方位，并且确保所有的袭击都登记在册。无论袭击者归属何方，我们都请安理会帮助终止其对医疗保健设施及其人员的袭击。我们恳请安理会支持持续而无条件地进入所有被围困和难以抵达的地区。我们恳请安理会提供帮助，使我们能将危重病人和重伤者及其家人从所有地区撤离，并确保他们的安全通行。

我还要重申，世卫组织的优先事项依然是叙利亚人民。作为一个人道主义机构，我们将继续努力，帮助确保该国所有地区的所有人都能获得拯救生命的基本医疗服务。我们要向捐助方致以最深切的感谢。过去五年期间，他们一直十分慷慨而坚定地为我们叙利亚的行动提供资金。假如安理会希望我们就这些问题作出更正式、更深入的情况通报，我们随时愿意这样做。

主席先生，最后请允许我感谢你和安全理事会成员今天花时间听我发言。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霍夫女士的情况通报。

我现在请安全理事会成员发言。

罗塞利先生（乌拉圭）（以西班牙语发言）：斯蒂芬·奥布赖恩副秘书长月复一月地提请我们关注叙利亚每天都在经历的恐怖，同时也是平民——儿童、老人和病患——每天都在面对的恐怖。我们感谢斯蒂芬的情况通报，一份总是让人听了痛心的

月度情况通报。我还要感谢世界卫生组织驻叙利亚代表霍夫女士作了同样真诚的情况通报。

我们继续目睹本世纪最恶劣的武装冲突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人道主义危机，但我们却无法像全世界如此迫切地要求的那样，拿出办法应对这种野蛮行为。几天前，在安理会，当提及正在实施的其他可怕袭击——那次提到的是在也门的袭击——时，我们再次提出了一连串疑问。现在，我来重述当时提出的问题。

我们再次回到这些要向自己提出的问题上：究竟是以哪位神灵的名义，居然可以轰炸医院？究竟是在捍卫什么原则，居然可以轰炸学校？通过蓄意使用狙击手杀害医生和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究竟能捍卫什么事业？用轰炸明确带有人道主义标识的车队，维护的又是什么首要价值观？是什么样的道德告诉我们，他们所有人——医院、学校、车队、人道主义工作人员——都是恐怖分子，因此，可以成为桶式炸弹和所谓的地堡炸弹的合法目标？这些炸弹破坏力极强。它们继续给叙利亚、阿勒颇和整个国家造成破坏。

同样，斯蒂芬关于不分青红皂白地轰炸学校和居民区的非国家武装团体的评论令我们感到震惊。我谨表示，我们希望斯蒂芬下一次情况通报时更换关于非国家武装行为体的用词。一个轰炸学校和居民区的团体不是非国家武装团体，而是恐怖主义团体。应当将其这样认定，因为野蛮行为不存在区别，不值得为它找借口。无论是谁，只要这样做了，同样是恐怖主义分子。

我们可以阐明这一种观点，即，鉴于我们无法找到一条达成解决办法的途径，整个安全理事会必须共同分担危机责任。但显然，大部分责任当然由所有直接参与轰炸，并且无限制地提供武器，从而为这些袭击推波助澜的本组织成员和安理会成员来承担。

老实说，我们还能对此容忍多久？暴力行为还要以这种方式——重复斯蒂芬不得不说的关于恐

怖的内容——再持续多久？我们认为，在叙利亚全境、尤其是在目前受影响最甚的地区，必须立即停止敌对行动。我们再次重申斯蒂芬在最近的情况通报中提到的七点意见。现在是时候了，我们必须结束暴力和流血，并给叙利亚人带去一些希望。

鲍尔女士（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奥布赖恩副秘书长和世界卫生组织霍夫国家主任作了令人深感不安的全面情况通报。和往常一样，我感谢他们不加修饰地向我们介绍了毫无偏见的事实。他们的发言再次表明，当冲突仍在继续时，当俄罗斯和阿萨德政权从空中无情地连续打击平民区并经常阻碍实地的人道主义援助运送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据报导称，在反对派控制的阿勒颇东部地区，自周二以来，至少有289人已遇难。一名叙利亚志愿者报告称，仅在周六这一天，阿勒颇东部地区就遭到180次空袭。请各位回想一下，周六那天你们在做什么，并想象一下，你们在做此事的过程中，遭到180次空袭。一段来自阿勒颇东部地区的可怕视频，证实了对平民区令人震惊的、残忍的齐射式炮击。

当然，我们今天会听到叙利亚政权和俄罗斯联邦完全不同的说法。毫无疑问，俄罗斯将长篇大论地诉说，它单方面停止对阿勒颇东部地区的空袭，是如何表示了某种人道主义的姿态。现实情况是，阿萨德政权和俄罗斯正在阿勒颇东部地区继续实施饥饿-遭轰炸-或投降战略：对这座城市的27.5万居民实施轰炸，然后停下来看看有谁向阿萨德政权投降——我们和叙利亚人民都知道，这样一个政权大规模地使用酷刑虐待那些落在监管当局手中的人。我们当中有谁会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父母，还有我们的兄弟姐妹的性命，托付给这个政权？

想一想，当俄罗斯暂停对阿勒颇东部地区的空袭时，他们是单方面这样做的，而这就意味着，他们从来不屑与联合国或者任何其他实际提供援助的组织协调其努力。这不是一个人道主义姿态。

考虑到在这次攻击暂停期间，俄罗斯和阿萨德政权从来没有允许联合国向阿勒颇东部提供一包食品或药品——一包也没有。这不是一种人道主义姿态。考虑到俄罗斯战争政权飞机散发传单，警告阿勒颇东部的人民要么离开，要么被歼灭，我们许多人在上次通报会上对此已经讨论过（见S/PV. 7795）。考虑到据报，阿勒颇东部的居民收到短信警告，要他们在“战略性计划的攻击”发生之前逃离。考虑到上个月（见S/PV. 7785）俄罗斯否决了安全理事会旨在结束阿勒颇暴行的决议草案（S/2016/846）。这些也不是人道主义姿态。记住，阿勒颇东部不是一个孤立的案例，它是整个叙利亚全国战略的一部分。俄罗斯和阿萨德政权正在进行一场大规模行动，包括围困、封锁人道主义援助、不加区别地轰炸平民地区和使用桶式炸弹等。

因此，我们安理会成员今天需要将事实与小说区别开来。当我们上星期续长叙利亚联合调查机制（见S/PV. 7815）时，我和许多成员谈到，如果我们不知道哪一方使用化学武器，我们就不能坚持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规范。在这方面，为了维护安理会的人道主义要求，我们需要坦率和具体地谈到哪些方面对叙利亚人民的苦难负责。这意味着谴责诸如努斯拉阵线和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等恐怖主义组织所犯下的暴行——美国已经并将继续这样做——但这也意味着指出俄罗斯和阿萨德政权行动的真相。今天，我将只重点谈一谈政权和俄罗斯恐怖的两个特点。首先，阿萨德政权和俄罗斯必须停止摧毁无数学校、医院、家园和其他民用基础设施的攻击行动。看一看最近的一些空袭。11月13日至15日，叙利亚的五家医院遭到袭击——两天之内竟有五家医院。11月18日，在阿勒颇东部的又有一家医院遭到空袭，至此，由于俄罗斯和阿萨德政权的袭击，该城市的所有医院据报都已停止服务：为275000名平民提供服务的所有医院全部瘫痪。11月6日，据报阿萨德政权对大马士革郊区的袭击致使一所幼儿园至少6名儿童丧生。美国认识到，不仅是阿萨德政权及其同盟者导致叙利亚平民遭受苦难。我们最强烈地谴责反对派部队对阿勒颇西部平民地区

的所有无区别炮击。据报自11月1日以来，这些袭击造成60多人伤亡。我们同意俄罗斯的说法，这种攻击没有任何理由，但我要问：俄罗斯是否会在今天或任何一天在这个会议厅内对阿萨德政权的空袭，哪怕是一次空袭，进行谴责？选择阿萨德政权摧毁的任何一座医院，或任何一所学校。俄罗斯是否会在安理会这里就这些袭击中的一次对其盟友巴沙尔·阿萨德，进行谴责？我们参加这样的会议已经五年多了。尽管政权合作伙伴造成了所有的屠杀，他们却没有说出一个批评的字，甚至没有一个怀疑的字。

今天，我要具体指出自2011年以来，参与叙利亚政府对城市、住宅区和民用基础设施的空中和地面军事攻击，杀害和伤害平民的一些人的名字。美国不会让那些指挥部队参与这些行动的人不为人知地躲藏在阿萨德政权的幕墙之后。我们知道这些指挥官中的一些人是谁。他们包括Adeeb Salameh少将、Adnan Aboud Hilweh准将、Jawdat Salbi Mawas少将、Suheil Al-Hassan上校和Tahir Hamid Khalil少将。俄罗斯和阿萨德政权必须停止残忍无情的攻击，这种攻击背后的人必须知道我们和国际社会正在观察他们的行动和记录他们的暴行，有一天他们将被追究责任。今天，我现在就知道，这些人正在得意之时，觉得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受惩罚。然而，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查尔斯·泰勒和他们之前的无数战犯也是如此。今天的暴行已记录在案，文明世界的记忆长久不灭。第二，阿萨德政权必须结束在整个叙利亚拘留中心施加的痛苦和折磨。该政权继续监禁数以万计的叙利亚人，包括妇女、儿童、医生、人道主义工作者、人权维护者和记者，使许多人遭受酷刑、性暴力和不人道的条件。以下是叙利亚记者Shiar描述他在军事情报处235号的经历：“他们让我站在桶上，他们用绳子捆住我的手腕。然后他们将桶撤走。我脚下无物，悬在空中。他们拿三根棍子，在我身上乱打。他们用木棍打完后，又拿起香烟。他们在我全身将香烟按灭。感觉就像一把刀挖肉，把我剁碎。”我们知道在哪里发生了酷刑，知道哪里继续发生酷刑：包括军事情报

处215、227、235和251号所属设施；Mezzeh军用机场空军情报调查处；Sednaya监狱和Tishreen和Hharasta军事医院。在这些设施工作的指挥官和监狱官员也应该知道，国际社会正在注视，他们也将有一天被追究责任。他们包括Jamil Hassan少将、Abdul Salam Fajr Mahmoud准将、Ibrahim Ma'ala准将、Qusay Mihoub上校、Salah Hamad准将、Shafik Massa准将、Rafiq Shehadeh少将和Hafez Makhlof。美国不会忘记许多叙利亚人在这些人手中遭受如此巨大的痛苦，我们将继续穷追不舍，追究他们所犯可憎罪行的责任。

我要强调，美国承认，非国家集团也对被拘留者犯下了许多虐待行为，包括酷刑。我们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任何团体使用这种战术，我们要求立即允许准入监测所有拘留设施，无论是属于政权、恐怖组织还是反对派。伊黎伊斯兰国的暴行单属一类，这就是为什么美国领导一个67个成员的联盟以打败这个恐怖组织。让我总结一下：1月，联合国和世界提出警告，马达亚社区的居民被阿萨德政权的盟国围困，正在挨饿。今天我们又有饥饿的报告。拯救儿童组织最近报告，马达亚现在也发生儿童自杀未遂增加的情况，这在该镇以前几乎闻所未闻。其中一个孩子是15岁的Omar。Omar最近对记者说，“我在这里已经是一无所有，我觉得最简单的事情就是杀了自己。我试图从阳台上跳下，但它不够高。”Omar的父亲在监狱。他的妈妈不得不离开马达亚，但把Omar留下，所以他没有被招募进政府的安全部队。Omar说，“没有吃的东西。我们在这里被勒死。我就像在监狱里。”Omar还有一个想法；你可能期望任何青少年都有这种相法：“我想念我的妈妈早上叫醒我。”我们——不仅仅是安全理事会成员，而是联合国的所有会员国——必须明确一点，即阿萨德政权、俄罗斯和它们的盟友对于这场毁灭负有责任，这既是物质毁灭，而且对于像奥尔这样的无数的儿童来说，也是对心灵的摧毁。在毁灭和大难当头之际，肇事者必须明白，寻求军事解决办法既愚蠢又残酷。对平民的攻击只会助长恐怖主义，而不会打败恐怖主义。肇事者必须懂得，

同他们在历史上可耻的前辈一样，他们将为自己的罪行受到审判。

别所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我谨感谢斯蒂芬·奥布莱恩副秘书长的全面通报。我也感谢世界卫生组织驻叙利亚代表Elizabeth Hoff女士接受日本的建议，接到通知后如此短时间内便向安全理事会作通报；还通过她向那些在困难环境下兢兢业业工作的世卫组织工作人员致谢。

叙利亚的人道主义局势是灾难性的。在上个周末，我们不断听到关于在阿勒颇和其他地方发生的可怕的袭击和伤亡的报导。由于人道主义危机未能得到解决，挫折感不断加深，但是我们不能放弃努力。我们赞赏某些安理会成员已经采取主动行动，推动讨论人道主义局势。我们也知道，在10月的洛桑会议之后，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的共同主席和区域利益攸关者所作的努力。但是，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实地的切实改善，我们需要安理会或者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达成真正能够改变叙利亚局势的协议。

奥布莱恩先生的通报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叙利亚绝望的景象。即使在叙利亚政府和俄罗斯空袭的间歇时间，联合国也不能向阿勒颇东部地区人民运送任何援助。正如奥布莱恩先生解释的，每一次人道主义通行的尝试都在实地面临无数的障碍。今天我们不是第一次听到这个令人沮丧的情况。但是，现在的局势十分严峻，还没有一个车队能够到达阿勒颇。

我有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那些有影响力的国家，特别是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的成员，在实地对各方施加最大影响，那么我们能否克服人道主义准入方面遇到的某些阻碍？如果不能，那应该怎样做来确保在实地实施必要的行动？这是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

我相信，当我说安理会满怀感激地听取一直密切跟踪大马士革局势的Hoff女士的全面通报时，我的同事们都有同感。我们高度赞扬世卫组织努力向叙利亚人民提供治病救命的医疗，并且加强卫生服

务，包括采取措施抗击儿童疾病。今天的通报描述了一个真切的灾难性局势，透彻地说明，叙利亚的医疗部门需要进行大规模和迫切的重大修复。

我们对2016年受攻击的医疗设施数目之多感到震惊。日本重申其立场，武装冲突的各方有义务在任何情况下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律，而且必须对破坏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者追责。美国的常驻代表刚刚指出了具体的名字。如果有关攻击者的情况不够明确，因而难以采取措施有效地保护医疗设施，那么安全理事会就应该要求秘书处进行调查，或采取其他措施。

关于叙利亚人道主义局势的月度会议不能仅仅是我们对那些面临灾难性局势的平民和医疗人员深表关切的场合。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并取得具体的结果。时不我待。我期待在此后的非正式磋商中进行建设性的讨论。

德拉特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我感谢斯蒂芬·奥布莱恩先生和伊丽莎白·霍夫女士的通报，通报内容使我们再一次感到愤怒。我要感谢二位和他们的团队所做的工作。他们的通报描述了顽固的暴力升级，使得人道主义行为体无法开展它们的工作，而使成千上万的人民遭受饥饿和死亡的厄运。今天我要强调三点。

首先，阿勒颇今天的人道主义局势的严重性是难以言表的。阿勒颇东部是火网和一种中世纪才有的围困的双重受害者。两者都以平民为目标，而且构成战争罪。据我们了解，从上星期二以来，由于轰炸和不断的炮击，数百人，包括很多儿童丧生——在这种情况下，救援队无法介入，从废墟中救助伤员。这些情况使得人道主义工作者无法开展他们的工作，运送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并执行医疗后送。7月以来，没有一个车队能够抵达阿勒颇东部。阿勒颇西部仓库里的人道主义援助储备现已用尽。今天，阿勒颇东部有275,000多平民由于该政权及其支持者不断的轰炸而被围困。他们没有粮食、医疗设备，也得不到基本服务。特使毫不含糊地指出，阿勒颇

东部的沦陷将触发空前的人道主义危机，并迫使20多万人逃往土耳其。

第二，阿勒颇的民众不是叙利亚境内唯一受害的民众。该政权在全国各地围困平民，并且拒绝遵守必要的每月人道主义援助车队许可。这是蓄意阻挠政策的一部分，以强迫民众逃离，使反对者屈服。11月，联合国提交了18份请求，以送达25个被围困或难以抵达地点的90万人。这些请求有三分之一被驳回，没有根据人道主义援助原则给出任何站得住脚的理由。在杜马，正如奥布莱恩先生向我们指出的，一个向7万人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的大型车队在该政权所设最后一个检查站被扣，尽管车队贴有必要的放行许可，叙利亚当局仍要求车队卸下货物。医疗和卫生用品仍然被有意从车队搬离。在10月，有四万五千件医疗用品被搬离并销毁。援助继续受到阻挠和被销毁，民众继续挨饿并得不到治疗；而与此同时，该政权继续向联合国及其伙伴强加各种要求。我指出，叙利亚当局有明确的责任，遵守他们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所承担的义务，其中包括按照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确保迅速、安全和无障碍地送达所有叙利亚民众。

第三，这个政权及其盟友继续蓄意对医院和医疗人员发动非法袭击，这种行为构成战争罪。11月3日至15日，5间医院遭到袭击，至少造成2人死亡和19人受伤，其中包括6名医务人员。正如秘书长昨天指出的那样，目前在阿勒颇东部已没有任何一家开业的医院。世卫组织指出，年初以来，叙利亚已发生126次这种性质的袭击。对每天在叙利亚发生这种性质的行动不能不加追究，并应揭发一切侵犯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戳穿该政权指称它正在为叙利亚人民和国家未来做好准备。

过去两个月，法国一直不停地设法发出一个信息，今天我还要这么做。这个政权及其支持者必须立即停止轰炸阿勒颇，并使人道主义人员能够迅速将紧急援助物品送交当地急需的人民。安理会绝大部分成员都赞同这项呼吁。

法国再次呼吁安理会内参与战斗并对该政权有影响力的成员阻止在那个残破不全的土地继续胡作非为，这只会造成未来几十年的不稳定、暴力和恐怖主义。我们不要自欺欺人。在阿勒颇进行的不只是全面战争。它不仅是人道主义灾难，也是一个战略错误。这个战略自然会导致叙利亚分裂。它会加快激进化的步伐，并会加强达伊沙和恐怖主义。在阿勒颇，恐惧和恐怖是一体的两面。

我谨代表法国再次强调，绝对需要立即停止轰炸和战斗，并共同设法实现政治解决。这是结束这场悲剧的唯一可能办法，这是安全理事会的责任，它的信誉与此密切相关。

里克罗夫特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
我感谢斯蒂芬·奥布赖恩和伊丽莎白·霍夫所作的令人震撼的通报。

联合国正不眠不休地帮助叙利亚陷于绝境的数百万男女和儿童。相反，叙利亚政权和俄罗斯却似乎决心要增加这个数目，使他们陷于更加痛苦并延长这场野蛮冲突。如斯蒂芬刚才所说的那样，在阿勒颇这一点非常清楚。目前有数十万人陷于地狱深渊，没有最基本的生活供应，生活在——如果能称之为生活的话——桶装炸弹、炮击或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袭击的恐惧之中。他们已有几个月没有得到丝毫援助或一盒医疗用品。然而，由于联合国的努力，目前已有载满用品等待出发的车队，它们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准备提供急需的用品。

俄罗斯选择支持的叙利亚政权故意不让粮食和药品运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俄罗斯有能力使这些迫切需要的援助运进城内。如果俄罗斯不这么做，全世界都会要它为这种野蛮的结果负责。我敦促俄罗斯联邦劝导叙利亚政权让联合国进行工作，把援助运进阿勒颇。

但是悲剧在于，这还不够。在让数以千计的无辜平民忍饥挨饿还不感到满足的情况下，阿萨德政权还对他们发动一轮又一轮的狂轰滥炸。正如我们听到的那样，单在过去几天就有数十人被炸死炸

伤，包括对同一儿童医院发动的两次恶毒空袭。伊丽莎白证实在阿勒颇东部已经没有开门的医院。这是对医院故意进行空袭的结果，也是有系统地破坏阿勒颇仅剩的最基本服务的做法的一部分。但是，俄罗斯却说：“所谓对阿勒颇医院的轰炸都是凭空杜撰”。请别再这样。我们都知道需要做什么。如果是要改变俄罗斯联邦的政策，我会在会议厅里再提这件事，我会不厌其烦地一直提这件事。

第一，停止战争罪。袭击医院、平民、学校和重大基础设施都不是为了军事目的。如何对学校进行轰炸，像在伊德利卜省的那种轰炸，如何解释呢？如何对杀害20名儿童和3名教师进行辩解呢？正如埃尔比奥·罗塞利所说的那样，没有一个上帝和没有一种主义能为这种袭击作出辩解。我们都想消除叙利亚的恐怖主义，但袭击学校和医院不是反恐行动。因此我们支持斯塔凡·德米斯图拉提出的要求，派遣联合国核查小组调查阿勒颇医院遭到的袭击。

第二，必需把援助送进去。我们赞赏联合国为阿勒颇制定的人道主义应对计划。各方需要立即全面实施这个计划。但这个问题远不止在阿勒颇一个地方。正如斯塔凡所说的那样，联合国认为目前约有100万人遭到围困。援助必须送到这些人手中。除非我们看到情况改善，否则11月将是向叙利亚受到围困和难以到达地区运送援助最艰难的月份。这个月没有一个人道主义车队依照联合国计划到达这些地区。

这是两个简单的步骤，必须采取这两个步骤之后才有机会采取最不易捉摸的第三个步骤 - 展开为停止这种可怕冲突的政治谈判。正如我们以前说过许多次的那样，俄罗斯能在所有这三个步骤中发挥独特作用：劝说这个政权停止采取毁灭性的军事手段、允许所有人道援助物品运到所有遭到围困的地区和为停止残酷的战争致力于达成政治解决办法。

吉莫利卡先生（安哥拉）（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斯蒂芬·奥布赖恩和霍夫女士的通报。

遗憾的是，我们必须适应安全理事会和国际社会无法在叙利亚问题上取得进展。当前阿勒颇的局势令人极度不安。上个月，我们看到这个历史古城的人道主义局势急剧恶化，绝大部分居民无法得到生活必需品和急需的援助。可怕的战斗造成无数平民伤亡。对医院、诊所和救护车等关键基础设施的破坏以及缺乏医疗人员已经急剧增加了伤亡和流离失所的人数，这绝对超过联合国和其他人道主义机构的负担能力。

同时，在每天看到国际人权和人道主义法的最基本原则遭到践踏时，安全理事会却依然未能在这个问题的共同立场上达成一致。最近阿勒颇东部的战事升级令人极度不安。我们急需考虑可采取何种办法来搁置政治分歧和重新注重新一轮政治会谈。我们理解这对该区域内外主要利益攸关方具有地缘政治影响，但我们不能接受无辜平民持续遭受痛苦。因此，我们支持埃及、新西兰和西班牙提交的决议草案，其中呼吁所有各方至少停火10天，以便联合国及其执行伙伴立即、安全、持续和畅通无阻地向阿勒颇所有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在我们看来，这将是朝着恢复谈判方向迈出的重要第一步。从长远看，这是解决冲突最适当的办法。

我们要再次呼吁安全理事会成员搁置其政治分歧和对立，为国际和平与安全采取行动。中东受冲突和人道主义危机影响已经太久。世界各地正在感受到我们未能帮助解决那里的问题所产生的后果。应当利用某些地区大国的实际影响力以及安理会某些成员能够对有关各方施加的影响力来推动政治解决冲突，而不是向冲突各方供应武器和致命装备，寻求不可能的军事结果。

叶利琴科先生（乌克兰）（以英语发言）：我们赞赏今天的两项通报，使我们更深刻地了解我们大家许多月来一直看到的令人极为沮丧的情况。叙

利亚局势令人持续感到关切。在那里的冲突持续六年之后，我们仍未看到朝着政治解决方向取得任何可行的进展。叙利亚政权及其盟友的部队继续追求在实地改变军事平衡和制造新现实这一目标。如果最近的冲突史有任何指导作用，那么这种不堪一击的逻辑注定会失败。

过去三个月，我们看到四次进攻和反攻，冲突各方夺取、失去和重新夺取地盘。这场博弈没有赢家，但输家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是继续因鹰派军阀混战而遭受痛苦的平民。我们同意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11月16日发表的谴责声明，其中指出，11月13日至16日期间，叙利亚境内有六家医院在空中轰炸中遭到袭击。鉴于俄罗斯联邦使用更多增援火力以及“海軍元帅库兹涅佐夫号”航母战斗群积极参加对阿勒颇、伊德利布和霍姆斯的轰炸，这些数字将会增加。

这可能听起来像个玩笑，但昨天俄罗斯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使馆有条推特信息指出：“阿勒颇据称遭摧毁的医院仅存在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柯比的意念中。”我们还深感关切的是，世卫组织最近提供的信息显示，阿勒颇东部被围困的由反叛分子控制的地区所有医院在经历多日激烈空袭之后，现在全都瘫痪。

阿萨德总统最近常在媒体上发声。11月16日接受葡萄牙广播和电视采访时，他非常清楚地指出，他仍认为阿勒颇及其他发生战斗的省份的所有部队都是恐怖分子。不幸的是，我们看到有人企图再次考虑叙利亚总统在该国未来的作用。各大国对叙利亚政治过渡的政策发生变化，可能在中东各地引发更多动荡。

我们强调急需在叙利亚追究责任。我们欣见，联合国调查委员会已经开始调查9月19日联合国-阿拉伯叙利亚红新月会派驻Urum al-Kubra救济行动遇袭事件。我们期待着其结论。我们还呼吁立即调查10月26日伊德利布省Haas村一所学校内一些儿童和其他平民遭杀害事件。犯下此类骇人听闻罪行的人

作案时似乎深信不会受到追究和惩罚。必须证明他们是想错了。

萨夫龙科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首先，我要说，我们高度赞赏联合国人道主义人员在叙利亚境内开展的工作。我们积极支持他们。无需劝说我们相信协助联合国的重要性。莱克罗夫特大使提出的建议就是这个意思，这一建议是不诚实的。他在谈论什么？

首先，我们应当以专业方式审视到底在发生着什么。由于俄罗斯专家的持续努力，停战协议覆盖的叙利亚居民区的数量已升至961个。有70个武装反对派团体正式加入了停火制度。在一些省份，与武装团体指挥官的谈判正在进行。俄罗斯继续向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人民提供大量人道主义援助。

我们继续坚持寻求找到改善阿勒颇局势的途径。正如我们都知的那样，那个具有战略重要意义的城市的东部地区被恐怖主义组织胜利阵线领导的武装团体占据。温和反对派早就承诺同胜利阵线的支持者分离，此事尚未发生。我们继续收到大量显示胜利阵线人数不断减少的数据。这些数据基于来自新闻界、甚至来自反对派社交网络的信息。这都是些什么样的信息来源？这有助于维持一个不可容忍的局势，在这个局势中，数以千计的和平居民被扣为人质。这说明什么？希望不惜任何代价维护一个由恐怖分子领导的反政府抵抗运动大本营？有令人极为不安的报道称，和平居民要求激进分子离开该市的示威活动遭到残暴镇压。我们与美国方面的专业双边接触目前在继续。我们希望，这些接触将使我们能够达成适当的解决办法。

在10月份一次安全理事会会议（见S/PV. 7785）上，我们详细讨论了人道主义行动受到干扰的原因——那是因为，在联合国某些工作人员行动不力——这是委婉说法——背景下，非法武装团体和所谓的“地方委员会”实施了破坏。这些工作人员清楚意识到这一点，而且据我了解，他们现在对此感到遗憾。我们不能允许此类情况重演。从现在起，

让我们看到，反叛分子，包括自由沙姆运动和Nour al-Din al-Zenki组织的反叛分子，公开向他们的支持者申明，他们愿意同联合国各机构合作，并使人道主义行动能够在没有障碍或人为限制的情况下开展。决不能让反叛分子利用病人和伤员换取粮食和药品。

我们还期望看到阿勒颇东部地区的地方委员会作出类似的努力。我们有权特别希望我们的英国同事或法国同事——他们在巴黎给予这些人最高级别的接待——将在这方面提供帮助。这才是他们应当谈论的内容，即他们自己应作的努力，而不是谈论他们希望俄罗斯做什么，俄罗斯应当做什么，俄罗斯能够做什么。他们应当谈谈自己的努力。我们毕竟都是国家。我们结果发现存在两个这样的委员会，而且都靠着来自国外的资金生存。其中一个在加济安泰普运作，另一个在叙利亚境内，但在阿勒颇。两个委员会都不负责保障法律和秩序。几乎不可能将这些委员会视为阿勒颇东部当地政府的代表机构。他们甚至都不在阿勒颇。说正经的，其授权已经到期，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点。

我们还注意到，我们通过联合国的报告每个月都会发现被困地区的民众越来越多。这一直是因为武装团体控制着人口中心。此类扭曲数字的做法的目的显而易见。这种扭曲是想把叙利亚政府说成是造成苦难的主要责任方。如果实际情况是这样的话，那么这种做法就是不可接受的。不清楚此类数字是如何算出来的，因为联合国评估团不被允许进入被困地区。不过，这些评估团经常凭空捏造统计数字。

与此同时，政府控制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的人数始终被低估。比如说，能够说明此类低估的一个有意思的例子是，4月20日公报称，遭到“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包围的代尔祖尔人数为20万。5月3日，该数字变成了11万。我们非常密切地关注那里发生的情况，因为我们在该国开展的是反恐行动，而不是某些人虚伪声称的支助行动。没错，我们在支持政府。

关于袭击平民基础设施的最新消息纯属宣传。它们没有得到客观核实。这些消息称，叙利亚人只干一件事，那就是在安全理事会开会前轰炸医疗设施并加紧此类袭击。我们要是汇集一下关于医疗设施遇袭的数据，就会对这些设施的数量感到意外——叙利亚战前从来就没有那么多设施。与此同时，一直有人说，不再有正常运作的医院了。这种情况总是发生在安全理事会马上就要开会之前。

由于阿勒颇东部遭受炮击，联合国离开了阿勒颇西部。我们今天为什么不提这件事？为什么不对袭击驻大马士革各使馆事件进行谴责？在联合国在阿勒颇没有存在的情况下，天知道有关消息是从哪里搞到的——是从叙利亚境外各国和各种非政府组织那里搞到的。数据被蓄意捏造。我要指出，关于得到西方伙伴支持的叛军所控制的所谓流动医院的位置，从未有人提供过任何信息。我们在要求坦诚交换信息时，我们具体所指的正是这方面的信息。

我的美国同事鲍尔女士说得非常对。我要再说一次，从10月18日起，俄罗斯空军就没有对阿勒颇及其周围10公里地区实施过空袭。我们正等待温和反对派与恐怖主义划清界限。这是一项紧急任务。

我必须说，由于我们的伙伴所作的努力——今天的发言就证明了这一点——安理会为解决叙利亚问题所做的工作正日益进入虚幻境地，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冲突的实际情况毫无关系。例如，我要重申叙利亚和俄罗斯政府发出的很多呼吁。但是，谁会与那些有人给钱并被安排进入叙利亚的人合作？我们能够想像外国战斗分子的存在对于有着各种信仰和宗教共存的长期传统的、世俗的叙利亚产生什么影响吗？我们要对此作出专业性评估。这对他们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谁会与这些人合作？似乎没有人。首先有人制造了冲突。现在人们害怕冲突，而这种害怕决定了人们的行为。这就是现在发生的情况。

有人想对所有人进行审判，甚至列出了叙利亚军官和将军的名单。然而，如果他们声称自己是公

正的，那么恐怖分子的名字在哪里呢？谁来处理他们？这些人或许害怕他们。我们就不要虚伪了。这些人忘记了他们自己无罪推定的金科玉律，抢在前头指出哪些人应当负责，而这件事本应由法律程序来决定。这是基本常识，但我却不得不在安全理事会上讲一下。

我还要说，我非常认真地听取了我的同事的发言。我每天都与他们共事，处理各种问题。他们的顽固不化表明，他们的计划行不通，有地方存在问题，他们无法再搞掉一个政权，无法毁灭又一个中东国家。他们做不到。不过，停止尝试从来都不晚。合作大门仍然是敞开的。

苏亚雷斯·莫雷诺先生（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要感谢奥布赖恩先生和霍夫女士的通报。

委内瑞拉共和国对叙利亚人道主义状况表示关切。我们赞扬人道主义机构在冲突肆虐并造成严重危险的情况下，努力开展出色和崇高的工作，帮助数百万叙利亚人。我们高兴地得知，人道主义机构昨天得以向杜马地区派出28辆次货车。我们也欢迎有消息称，已经筹到资金，继续为约280万人提供人道援助。

人道主义援助必须平衡、有效和公正。因此，我们认为尽管阿勒颇人道主义局势要求国际社会立即作出反应，但我们也必须铭记，在武装冲突造成困难的情况下，仍在向该国其它地区提供援助。

恐怖主义是叙利亚人道主义灾难的起因。“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伊沙伊斯兰国）、“支持阵线”等团体及其盟友的行为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所以必须严格遵照国际法对其进行打击。就阿勒颇而言，当局从10月18日起实施的人道主义停火遭到“支持阵线”和伙伴团体的阻挠。这些团体不让平民撤离受影响地区。最近，我们看到阿勒颇东部民众起来反抗恐怖团体，因为这些团体不仅将她们用作人体盾牌，而且也不让她们获得本已很少的粮食。

鉴于当前事态，所谓的温和反对派为何不与这些恐怖团体明确划清界限呢？看来他们并不是像他们向国际社会所展示的那样温和。显然，阿勒颇东部恐怖团体与所谓的温和反对派相互勾结，严重妨碍了叙利亚和平。在腊卡和代尔祖尔继续存在“伊沙伊斯兰国”的威胁。这两个地区均对运送人道主义援助构成切实威胁。剥夺平民获取人道主义援助的机会已成为伊黎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日常做法的一部分。这些恐怖主义团体及其同伙已成为该区域和平与稳定迫在眉睫的威胁。我们必须运用一切现有和必要的措施消除其影响，同时恪守国际法。

对于破坏医院、供水部门和变电站等基本基础设施和服务的行为，我们要提出类似的关切。正如世界卫生组织的伊丽莎白·霍夫女士几分钟前指出的那样，在战争爆发之前，叙利亚拥有中东最先进的卫生保健系统之一。然而，由于至今肆虐6年并得到外国资助的战争，卫生保健系统完全崩溃，令人遗憾。因此，我们呼吁当事方及对其有影响的方面尽可能迅速恢复政治对话，不对上述恢复举行的谈判附加先决条件，以便我们能够努力设法解决对叙利亚人民造成如此深重苦难的这场冲突。延长冲突只会给叙利亚民众造成更多的苦难和破坏。

范博希曼先生（新西兰）（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斯蒂芬·奥布赖恩先生和伊丽莎白·霍夫女士的通报。我赞扬他们及其工作人员在如此艰难和令人沮丧的条件下展现出勇气和决心，锲而不舍地开展工作。

奥布赖恩先生提问，安理会为何举行本次会议。在过去12个月的每个月，我们本来都可提出同样的问题。在处理叙利亚的根本问题方面，安理会一直无能为力。在应对化学武器的特定威胁方面开展了重要工作。而且，奥布赖恩先生提醒我们注意，能够根据安理会要求作出的跨界安排提供重要的人道主义援助。但是，正如我们今天听到的那样，安理会同样要求提供跨越前线的通行权，但叙利亚政府或其结盟势力却蓄意否认、阻碍、阻挠和模糊这一权利。而且，我们今天获悉，我们关于袭

击卫生保健工作人员或医院问题的第2286（2016）号决议公然遭到忽视。

最根本的问题是，安理会一直没有能力应对叙利亚人民面临的最严重威胁，即围困和轰炸平民，阿勒颇的情况最为突出，而且正如有人今天提醒我们注意的那样，在叙利亚其他地区也有这种威胁。我不准备重提因我们无所作为而造成的恐怖。奥布赖恩先生、霍夫女士和其他人所作的这方面介绍再详细不过。今天，我环顾安理厅，觉得我可以从各位同事的脸庞上看到我本人感到的某种羞愧表情。安理会不是应对显然违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为，而是一直基本上只是坐观今天再次向我们描述的种种恐怖。

叙利亚局势既可怕又错综复杂，国内外许多行为体在该国发挥着作用。恐怖主义团体正在发挥格外有害的作用。然而，撇开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占领和控制的地区不说，任何在外交上转移视线的做法都无法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正目睹在其本国政府的主导下和在一个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支持下毁灭一个国家及其人民的行径。

众所周知，在上个月的数次否决（见S/PV.77855）后，新西兰试图推进一项决议草案，其中将要求结束可能造成叙利亚特别是阿勒颇平民死伤的所有袭击。令人深感沮丧的是，安理会无法围绕如此简单和根本的主张团结一致。然而，新西兰与埃及和西班牙一道，再次提出一项目标同样适度有节的决议草案。实际上，我们认为这是安理会最起码能够做到的事情。它通过人道主义透镜看待这场冲突，确定在阿勒颇实行为期两天的停火，以便让联合国及其伙伴把援助运进去，把病患者运出来，并恢复在该国其余地区停止敌对行动。它也开始处理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即区隔和政治进程，但并不试图解决所有问题。我们意识到，其他地方也在进行对话。决议草案意在对这些对话起到补充作用。我们致力于推进这一决议草案，并敦促所有安理会成员在言行上支持我们。

易卜拉欣先生（马来西亚）（以英语发言）：
我感谢斯蒂芬·奥布赖恩先生和伊丽莎白·霍夫女士的通报。很多时候，这些通报继续描述因我们束手无策、无法结束阿勒颇东部地区的苦难而出现的残酷和可怕现实。奥布赖恩先生对无辜者的悲惨困境所作的叙述骇人听闻，我们听到后感到痛心。就在5天前，恢复对被围困城市的激烈闪电战彻底停止了空中轰炸的短暂间歇，并打破了阿勒颇的相对平静，再次造成数十名无辜人员丧生。

有人告诉我们，在反恐斗争中绝不能作出妥协。然而，蓄意对医院的轰炸使其看似不会放过任何目标。阿勒颇的所有医院都成为一片废墟，这一事实实在令人深恶痛绝。我们感到震惊的是，平民特别是妇女和儿童，不得不在前线附近栖身之地搭建的野战医院接受治疗，目的是避免成为袭击目标。临时和简易医院永远不够用，而且，严重短缺和缺乏医疗物资和设备以及今年年中以来缺乏医疗后送演练更让这一危急情况雪上加霜。

上周恢复对阿勒颇的空袭和轰炸意味着任何为平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希望均已减小。我们感到关切的是，奥布赖恩先生早些时候报告说，现在正在分发最后所剩口粮，如不再予补给，下周将无粮可发。我们担心，如不再予补给，他的下次报告将谈及大量人员因饥饿而丧生，而这是我们本来能够帮助避免的事情。令人遗憾的是，尽管阿勒颇局势相对平静，但过去四周没有批准联合国人道主义援助准入。随着冬季临近，我们呼吁冲突各方允许通过一种与联合国进行过协调的做法运送人道主义援助。这是一项联合国一再宣布已准备好立即开展的工作。

除阿勒颇的敌对行动外，我国代表团也对伊德利卜和霍姆斯的军事升级感到关切。虽然马来西亚赞同铲除恐怖主义及其威胁的看法，但这场斗争绝不能以无辜平民为代价。必须制止无谓的集体惩罚。有报道说伊德利卜的一些学校成为空袭的目标，昨天有更多的此类报道。以学校为袭击目标只会表明，战争是要给弱势群体带来最大的苦难。儿

童被炸死，其中一些人是在放学途中被炸死的。必须调查这些事件，并追究施暴者的责任。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们同其他安理会成员一道呼吁就联合国针对阿勒颇东部地区和整个叙利亚的计划采取行动。为了无辜的叙利亚人，我们有义务扭转令人沮丧的事态发展。我们面前摆着人道主义草案执笔人起草的一项提案，其中要求安理会拿出对策应对叙利亚局势。我们必须使这一第四次尝试取得一些成果。我们敦促那些能够发挥作用的人听从良心的召唤，并制止这些暴行。

我们赞扬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和实地所有人道主义行为体作出不懈和英勇努力，缓解叙利亚男女和儿童的苦难。我们也心系侯赛因·穆赫辛先生的家人，并向他们表示慰问。穆赫辛先生是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一位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就在一周前，他在援助汉希难民营的巴勒斯坦难民期间，在一次空袭中被炸身亡。我们的叙利亚同志的坚韧毅力必须得到回报，至少应该发出信号，表明安理会关心此事。安理会有要履行的义务，它必须对不断恶化的叙利亚局势作出回应。安理会必须制止无谓的杀戮和破坏。

奥亚尔顺·马切西先生（西班牙）（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我感谢斯蒂芬和伊丽莎白分别作了通报，并且开展了出色的工作。我还要感谢新西兰大使，他十分清楚地描述了埃及、新西兰以及西班牙正在为确保通过一系列措施来制止阿勒颇战斗，以便能够在该城内发放人道主义援助所做的联合努力。

确实，有鉴于斯蒂芬·奥布赖恩刚才描述的人道主义灾难，只是发出信息本身是不够的。我们今天听到，医生和医院遭到蓄意袭击，例如无国界医生组织周末报告的那些袭击，导致东阿勒颇最后一个儿科诊所被毁。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每天都在发生。

我国代表团不能接受这种状况。我们必须做更多工作，而不仅仅是谴责，尽管这确实似乎是困难

的。我们支持特使所作的努力，他上周末在大马士革，努力寻求解决叙利亚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我们相信，日内瓦会谈将取得成果。但是，安全理事会必须负起责任，阻止这个国家滑入暴力，并且实现新的停止敌对行动。正如已多次指出的那样，安理会也有责任区分恐怖分子和反对派。

我们现在处于叙利亚战争的转折点。我们可以努力保护阿勒颇民众，并且在全国恢复停止敌对行动。或者，我们可以仍由冲突陷入不断升级的暴力，带来不可预测的后果。西班牙坚定支持第一种选择。正如我在一开始所指出的那样，稍后在磋商室，我们将继续与埃及和新西兰，并与我们在安理会的其他伙伴一道作出努力，争取取得这一结果。

申博先生（中国）：主席先生，我感谢奥布赖恩副秘书长和世界卫生组织霍夫女士的通报。

近期，包括阿勒颇在内的叙利亚部分地区的人道主义局势十分严峻，造成了大量的平民伤亡，平民和医疗设施遭到袭击。中方谴责任何袭击平民和人道设施的行为。我们对叙利亚人民的苦难也感同身受。我们敦促叙利亚所有各方配合国际社会的救援努力，提供全面的人道准入，确保人道救援物资及时和安全送达。

国际社会也应该共同努力，尽快采取措施缓解紧张局势，为实施人道救援，推进叙利亚问题的政治解决创造条件。缓解叙利亚人道局势不能够忽视打击恐怖主义。叙利亚境内恐怖组织不断发动袭击，严重阻碍人道救援努力。国际社会应该加强协调，坚持统一标准，坚决打击所有被安理会列名的恐怖组织。

政治解决是叙利亚问题的唯一现实出路。国际社会应该坚持政治解决大方向。安理会在叙利亚问题采取的任何措施，都应该真正有利于改善局势，真正有利于推进政治进程，推进人道救援和合力反恐。中方将继续支持德米斯图拉特使的斡旋努力。

阿布拉塔先生（埃及）（以阿拉伯语发言）：
我感谢奥布赖恩先生和霍夫女士今天上午所作的通报。

首先，请允许我再次强调国际社会一再达成的一致意见：叙利亚危机没有军事解决办法。需要一个全面解决办法，以便带来一个统一、主权的叙利亚，一个顺应叙利亚人民对于一个没有恐怖主义威胁的安全与繁荣未来的愿望，并且必须基于各项安全理事会决议、特别是第2254（2015）号决议和《日内瓦公报》的叙利亚。这将需要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作出努力，就过渡阶段达成一致。

埃及与我们在安全理事会的伙伴西班牙和新西兰合作，正在继续寻求缓解叙利亚的人道主义局势，并且鉴于阿勒颇所遭遇的一切，尤其寻求缓解该城人道主义局势。我们认为，只要政治解决取决于叙利亚各方之间的协议，安全理事会就无法达成最终解决办法。因此，我们通过我们的决议草案，为安全理事会提供了一条明确道路，这将是朝着帮助实现上述目标迈出的关键一步。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能很快支持这一意见。

需要至少在阿勒颇停止敌对行动10天，以便创造人道主义空间。同时需要立即呼吁在整个叙利亚停止敌对行动，以便按照第2268（2016）号决议实现最终停火，同时对停火执行情况进行监测。这一构想包括打击恐怖主义；停止叙利亚任何一方与目前控制该国大片领土的恐怖团体合作；以及需要根据《日内瓦公报》和第2254（2015）号决议，在叙利亚各方之间努力启动有关过渡期的认真谈判。

请允许我重申，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将能够尽快采纳这一意见。我还要再次呼吁叙利亚国内外各方消除其政治分歧，以便结束这场人道主义悲剧，因为现在只是叙利亚人民在承受其后果。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以塞内加尔代表的身份发言。

与先前各位发言者一样，塞内加尔代表团对斯蒂芬·奥布赖恩先生和伊丽莎白·霍夫女士所作的通报深表感谢。

令人遗憾的是，奥布赖恩先生和霍夫女士真诚呼唤我们的人性，安全理事会的回应再次公开表明，它缺乏团结、陷入分裂、缺少政治意愿，简而言之，就是无能为力就叙利亚悲剧的政治、人道主义和安全等任何一个方面采取切实行动。正如我们上周四看到的那样，安理会甚至无法就不扩散层面达成一致意见。与此同时，人们承受的苦难和恐惧不断恶化的状况仍在继续。与此同时，这个广阔而美丽的国家分崩离析的风险正在加大。来自各地的恐怖分子继续在那里盘据并施加影响。叙利亚丰富的文化遗产正面临被摧毁、被贩卖的厄运。为了防止所有这一切，塞内加尔代表团呼吁安理会迅速采取行动，帮助叙利亚人民渡过一场全国危机。

我们欢迎决议草案牵头国马来西亚、西班牙和新西兰采取勇敢的举措，呼吁通过新决议草案，以结束叙利亚境内尤其是阿勒颇的暴力。我们必须支持这一举措，因为我们对正经受苦难的叙利亚民众负有义务，对来自各地，肩负着神圣使命，为叙利亚平民不懈提供救援的勇敢人道主义工作者负有义务。本着这一精神，我呼吁安理会成员在这次会议之后举行闭门磋商期间，努力找到一线希望。我们必须这样做，因为我们都同意，这场冲突没有军事解决方法。因此，让我们致力于寻找一种政治解决方法。而且通过这样做，我们将为在洛桑和日内瓦举行的谈判发出一个希望的讯息，重申支持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尤其是共同主席，从而使停止敌对行动安排重现活力。

我现在恢复行使主席的职能。

俄罗斯联邦代表请求再次发言。

萨夫龙科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只想正式表示，我们正在安全理事会内看到一种不可接受行为的文化正成为常规。当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发言时，其他常驻代

表故意起身离开会议厅。我们认为，这种行为表明，他们没有勇气听取一位专业同事所作的发言。这是不可接受的。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发言。

贾法里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法语发言）：我同意我的同事、俄罗斯联邦代表刚才极其严肃地就某些安理会成员对我采取的行为所说的话。不过，既然“三个火枪手”——旨在制造道德混淆的系统的角色——离开了会议厅，不再能破坏和毒害关于我国叙利亚的重要讨论，我现在能安心发言了。

（以阿拉伯语发言）

首先，我欢迎霍夫女士在大马士革——世界上最古老的首都——参加我们的会议。我欢迎在我国境内的联合国人员。他们作为实地目击者，能切实告诉安全理事会的准确信息远比纽约联合国的官僚能收集的要多。

首先请允许我告诉我的同事们一条消息，以美国为首的所谓国际联盟的战机又犯下了一桩暴行。美国飞机在腊卡北部的农村地区对Al-Salhiya村发动空袭，造成10多位平民丧生。同一联盟的其他战机袭击了同一村庄的一个纺织厂，造成3名工人和从另一地区逃难而来的一家人死亡，总共造成6名平民伤亡。这些就是今天的事态发展，是美国战机的行动造成的。

自然，我将不回应某些同事所作的发言，但我要回应美国代表所作的发言。据她说，阿勒颇东部由美国支持的恐怖分子中的一名目击者告诉她，叙利亚和俄罗斯的战机仅在星期六就实施了180次空袭。她作为一名老练的外交官，却天真地相信那名目击者。该目击者据信是努斯拉阵线的一名恐怖分子，而且她本国政府已经把努斯拉阵线列为恐怖组织。这是何等的虚伪？

在关于我国人道主义局势的这些不必要的会议上，我们听到了什么谎言？她谎称叙利亚空军扔传单，敦促阿勒颇东部的平民离开，否则他们将被杀死。至少，这是美国代表的说法。这种话只不过是谎言加谎言，坦率地说，这些谎话是可耻的。叙利亚空军确实曾在阿勒颇东部地区散发传单，呼吁平民远离城里的武装恐怖主义团体，离开阿勒颇东部。叙利亚政府为平民开设了6个人道主义走廊，并为那些希望离开阿勒颇东部的战斗人员开设了两个走廊。然而，恐怖分子当然没有离开，也不允许平民离开，因为他们把平民当作人盾。

无论如何，如果一些政府关心阿勒颇东部的恐怖分子，他们为什么不发护照或签证给他们，并把他们接到国内？如果美国代表认为，来自阿勒颇东部的8000名武装恐怖主义分子到达美国将有助于叙利亚人民，那么就把他们接走，特别是把非叙利亚人接走。在反恐怖主义委员会的一份特别报告中，安理会说我国大约有8万名外国恐怖分子，他们来自联合国的一些会员国。这是安理会说的。就美国、联合王国和法国大使而言，他们似乎对此充耳不闻。

奥布莱恩先生在通报中一字不提恐怖主义。没有一次使用恐怖主义这个字眼，好像在我国没有任何恐怖主义，这一切只是某些人脑子里的汤姆和杰里卡通片。我尊重我的同事乌拉圭大使的意见。他非常正确地想知道是什么价值观驱使恐怖分子杀死平民。这是一个合理的问题。但是，在我们五年来向安理会提交的数百封信中可以找到答案，说明谁在叙利亚土地上做什么。我们在数百封信中解释了恐怖分子在实地的存在。已经通过了许多决议，特别是关于外国武装雇佣军问题的第2178（2014）号决议，但安理会中有些人仍然不知道是哪个上帝、宗教或塔克菲里把沙特、卡塔尔枯萎病带到我国，仿佛有些人根本不知道这个事实，好像塔克菲里所做的事情发生在索马里，而不是叙利亚。

我要对我亲爱的朋友乌拉圭大使说，恐怖分子就是塔克菲里分子。塔克菲里恐怖分子受沙特瓦

哈比思维方式的影响。换句话说，任何不赞成相同极端主义观点的人都是塔克菲里分子或异教徒。达伊沙和胜利阵线的行动基础，是在沙特阿拉伯普遍存在的相同思想。他们把恐怖主义出口给我们。他们把世界各地的恐怖分子带到我们身边——包括澳大利亚人、加拿大人、法国人、比利时人、西班牙人、中国人和俄罗斯人。世界恐怖主义的整个垃圾桶已压在我们身上，然后有些人不知道叙利亚发生了什么情况——谁在杀谁，为什么人道主义援助到不了阿勒颇东部，谁在阻碍对阿勒颇东部的人道主义援助？似乎在对我国犯下五年罪行之后，这些问题需要一把钥匙才能解答。

这种恐怖主义与在各地——伊拉克、利比亚、埃及、肯尼亚、索马里、坦桑尼亚、尼日尔、乍得和尼日利亚——肆虐的恐怖主义都是一样的。这是同样的恐怖主义；它的根是一样的。为什么我们大家都毫无例外地支持伊拉克政府和人民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我们这样做是因为这是一项合法权利。伊拉克政府正在打击恐怖主义。我们正在叙利亚境内打击同样的恐怖主义。阿勒颇的恐怖主义与摩苏尔的恐怖主义是同样的，那么为什么我们遭到谴责，而批评我们的同一批人却支持那些在摩苏尔打击同样的恐怖主义的人。我们的敌人、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是同一个敌人。为什么采用双重标准？

让我们不要忘记美国在代尔祖尔对阿拉伯叙利亚军队发动的空袭。代尔祖尔正处于伊黎伊斯兰国的围困之下，代尔祖尔有30万人接受粮食空投，这只是因为美国空军袭击了代尔祖尔的阿拉伯叙利亚军队。美国代表是否记得在紧接着该次袭击之后的会议上的戏剧性表演，说什么犯了一个错误？两天后，幼发拉底河上的每一座民用桥也被击中。也许这也是一个错误；我不知道。事实上，阿勒颇东部的发电厂和基础设施也受到了打击。这是美国空军的目標吗？法国空军对Manbij的袭击造成200名受害者，而联合王国空军对该地的袭击造成相同人数的受害者。这是毫无意义的杀戮。

不出我们所料，一些国家代表的发言和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的第三十三次情况通报，采取了同样消极和错误的方法，他们歪曲事实，对叙利亚人民的痛苦轻描淡写。这表明人道主义局势被政治化，意图把叙利亚政府妖魔化，以便在我国叙利亚创造一个恐怖主义微型国家。这个计划就是在叙利亚创造一个恐怖分子微型国家。这是事实。它将是一个从西方恐怖主义赞助者那里获得支持的恐怖主义实体，并进一步证明这些国家并没有解除我国人民痛苦的意志或愿望，而且继续否认叙利亚危机的根源。

在这一方面，我再次重申，我们拒绝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不认真考虑其根源的情况下处理我国叙利亚境内的危机。这些根本原因是，武装恐怖团体出现和扩散；招募数万名得到一些众所周知的国家支持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以及把他们部署到各街区、村庄及城镇，并在那里把平民用作人盾。我要再次重申，某些国家声称关切叙利亚人民的安全和福祉，如今把他们的苦难用作实现其政治议程的廉价工具。它们要么为武装恐怖团体提供直接支助，要么实施对叙利亚公民造成直接影响单边胁迫性措施，是造成叙利亚人民受苦受难的主要原因。让我再次重申，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我们——叙利亚政府和人民——更渴望保护叙利亚公民的生命，不论他们是在阿勒颇、德拉、大马士革、拉卡，还是在任何其它地方。在那里，武装恐怖团体的所作所为使生灵涂炭，它们把平民用作人盾，将他们围困于城镇和村庄，阻止他们离开这些地区，阻扰他们获得人道主义援助，或者以他们付不起的高价向其出售此类援助物资。

我要再次重申，鉴于这一严酷的事实，任何政府，包括叙利亚政府，在道义和法律上都有义务防止其公民沦为恐怖分子的人质。昨天、即11月20日，某些方面和国家喜欢称之为“非国家武装反对派团体”的一些团体又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有预谋的屠杀事件。这些团体驻扎在阿勒颇东部Bustan al-Qasr街区的恐怖分子向位于阿勒颇西部

的Al-Furqan社区的Al-Furqan学校和Saria Hassoun学校发射了数枚导弹，炸死10名7到12岁的儿童，并造成59人受伤，包括一名女教师，她的一条腿不得不被截除。这些是在阿勒颇那遭到所谓的“温和武装团体”——“转基因武装团体”——轰炸的学校的照片。显然，一些人也许并不关心此类照片，而且也不想谈论它们。

顺便说一下，正如我提到的那样，其中一所遭袭的学校名叫Saria Hassoun。5年前，我在安理会发言（见S/PV.6627）并指出，武装恐怖团体曾在叙利亚杀害了穆夫提——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国民穆夫提——的儿子，他名叫Saria Hassoun。这所学校就是以叙利亚穆夫提的儿子、烈士Saria Hassoun的名字命名的，他5年前死于恐怖分子之手。如今，这些恐怖分子正在袭击以他名字命名的学校。

除了袭击这两所学校之外，“胜利阵线”、土耳其情报部门支持的Nur al-Din al-Zenki运动以及被华盛顿、巴黎和伦敦归类为温和武装团体的其它恐怖团体的恐怖分子还向法学院及Mogambo和Al-Midan两街区开火，造成2人死亡，33人受伤。华盛顿、巴黎和伦敦为这些团体的雇佣军支付费用，并为他们提供资金和武器，其中一部分来自乌克兰、保加利亚和克罗地亚。此外，恐怖团体向阿勒颇西部的Ma'damia和Saif Al-Doula两街区发射了导弹，造成2人死亡和7人受伤。

恐怖武装团体的这些袭击恰巧同时发生在又一次停火期间——这是9月9日以来叙利亚政府及其盟友在阿勒颇市宣布的第三次停火，目的是拯救无辜公民的生命，并结束其苦难。我重申，这是9月9日以来的第三次停火，这与美国大使所说的话完全相反：其大意是一个目击者告诉她，俄罗斯和叙利亚空军周六对阿勒颇东部实施了180次空袭。请想象一下，这种可笑的言论居然出自一个超级大国和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代表之口。叙利亚政府及其盟国宣布的停火，为寻求离开该地、使其处境正常化或携带个人武器前往另一个其选择的任何武装人员提供安全通道；撤离受伤者并为其提供医疗护

理，以便恢复阿勒颇东部的正常生活——我所谈论的是阿勒颇东部，不是格拉斯哥、马赛或曼哈顿的东部，这是阿勒颇、叙利亚一个城市的东部；恢复国家机构的工作，以便为希望留在阿勒颇东部的公民提供服务并满足其需求。

令人遗憾的是，一些众所周知的国家和方面阻挠所有此类倡议，指示武装恐怖团体拒绝任何倡议，袭击阿勒颇西部学校和住宅中的平民，固守阿勒颇东部的平民居住区，将平民用作人盾，以及杀害任何试图到达安全撤离点的平民。例如11月17日发生的事件，当时有17名平民因抗议恐怖团体在阿勒颇东部的做法而被处决。这一事实表明，这些武装恐怖团体是某些国家进行令人发指的讹诈的工具，后者的目的是以叙利亚人民的苦难及其鲜血为代价，实现其庸俗的政治议程。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拒绝了某些国家和联合国机构对叙利亚境内人道主义危机采取的选择性做法。我们强调，人道主义援助在许多地区无法送达的主要原因如下。第一，恐怖团体包围了整个一些地区，并拒不让运送任何援助。第二，武装恐怖团体袭击人道主义车队，并偷窃其物资。第三，有些地区不安全，因为武装恐怖团体在那里活动，包括在高速公路上实施抢劫，将民用飞机和运送援助的飞机作为攻击目标，袭击人道主义和医疗工作者，以及出售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第四，使叙利亚境内的人道主义问题政治化，而且某些国家和组织坚持采用双重标准，完全出于政治目的专注于一些地区的人道主义局势，同时却对其他地区的局势完全视而不见。第五，缺乏与叙利亚政府的合作与协调，以及使用与未经叙利亚认可的非政府组织或与未经与叙利亚政府协调的在土耳其加济安泰普工作的组织达成的协议。这是我们所不能容忍的。第五，因一些国家未交付认捐款，人道主义应急行动缺乏资金。为2016年应急计划提供的资金未超过33%。最后，这一应急计划下的项目和方案的执行出现延误。

总之，叙利亚人民对虚假的声明、虚伪的倡议以及各种误导性的报告感到厌烦。过去5年来，此类报告几乎每天充斥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各机构的工作，但却没给叙利亚人民带来任何人道主义好处。实际上，由于安理会内外的一些人一直在给这场危机火上浇油，使其永久化，叙利亚人民的苦难反而空前加重。至于已经送达的援助——霍夫女士确实提到有数百万叙利亚人受益于此种援助——这是在

与叙利亚政府的协调下促成的。这些援助的70%至75%是叙利亚政府自己、而不是联合国提供的，尽管我们遭到了这些资助恐怖主义的国家围困，且多年受到经济制裁。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安理会成员进行非正式磋商，继续讨论这一议题。

中午12时45分散会。